



中国美学 “狂怪”范畴研究

陈玉强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美学 “狂怪”范畴研究

陈玉强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怡石

封面设计：周方亚

责任校对：夏玉婵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美学“狂怪”范畴研究 / 陈玉强 著. —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7.12

ISBN 978-7-01-018054-0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美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B83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201446 号

中国美学“狂怪”范畴研究

ZHONGGUO MEIXUE KUANGGUAI FANCHOU YANJIU

陈玉强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3.75

字数：21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8054-0 定价：4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前言

在中国美学中,“狂怪”反映的是古人粗头乱服的精神变态,代表的是一种极致的狂放、怪诞之美,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的中和美的解构,也是中国美学精神多元化的重要表征。“狂”与“怪”的精神在先秦已露端倪,二者合称始于唐代,并在宋代进入文学艺术批评领域,成为重要的文艺风格类型。“狂怪”在近古的生成演化,是儒、道、佛三家思想共同孵化影响的结果,蕴含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审美意识,是中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,也是可以和西方美学对话的重要美学范畴。

西方哲学对“狂”(madness)的研究,由来已久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“神圣的迷狂”(divine madness),分为四种类型,即预言的迷狂、宗教的迷狂、诗兴的迷狂和爱美的迷狂。其中“诗兴的迷狂”是诗神把诗人引向一个兴高采烈、神飞色舞的境界,是诗歌创造的必由之路。德国哲学家尼采崇尚酒神(狄俄倪索斯)精神,“我们生理上的醉狂状态,就是这种狄俄倪索斯狂喜现象最近似的例子”^①,“对于这些自然的直接创造情态而言,每一个艺术家必是一个‘模仿者’,或是阿波罗或梦幻的艺术家,或是狄俄倪索斯狂喜的艺术家。”^②尼采以酒神式的癫狂,反对理性主义的束缚。法国哲学家福柯把疯癫视为人类确证自身存在的方式,并且“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象”^③。

① [德]尼采:《悲剧的诞生》,刘琦译,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,第16页。

② [德]尼采:《悲剧的诞生》,刘琦译,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,第18页。

③ [法]米歇尔·福柯:《疯癫与文明:理性时代的疯癫史》,刘北成等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,第25页。

西方美学语境中的“怪诞”(grotesque)一词源自意大利语的 La grottesca 和 grottesco,与“洞窟”(grotta)一词有关,是新造来表示 15 世纪末期发掘出来的一种装饰风格的词^①。1827 年,法国作家雨果的《〈克伦威尔〉序》指出,怪诞是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于古典主义文学的根本特征,“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,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。”^②“滑稽丑怪在文学中比崇高优美更占优势。”^③“滑稽丑怪是戏剧的一种最高度的美。”^④1896 年,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的《美感——美学大纲》指出:“正如出色的机智是新的真理,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。”^⑤1957 年,德国批评家沃尔夫冈·凯泽尔的《艺术与文学中的怪诞》问世,“怪诞才成为大量涌现出来的美学分析和文艺评论的对象”^⑥。凯泽尔认为“怪诞是异化的世界”^⑦。1963 年,苏联美学家奥夫相尼柯夫、拉祖姆内依主编的《简明美学辞典》将“怪”与“崇高”“和谐”“优美”等相并列,归入“最一般的美学范畴”^⑧,他们认为“怪”具有出人意料、不同寻常而又包含着分寸感,不应等同于庸俗、粗鄙;艺术中的“怪”既指内容之怪,也指形式之怪,而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,如果只强调后者,“怪”就会失去审美价值。

60 年前,凯泽尔已经指出:“很明显,怪诞这一现象比我们分配给它的

① [德]沃尔夫冈·凯泽尔:《美人和野兽——文学艺术中的怪诞》,曾忠禄等译,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8 页。

② [法]维克多·雨果:《雨果论文学》,柳鸣九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,第 34—35 页。

③ [法]维克多·雨果:《雨果论文学》,柳鸣九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,第 39 页。

④ [法]维克多·雨果:《雨果论文学》,柳鸣九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,第 46 页。

⑤ [美]乔治·桑塔耶纳:《美感——美学大纲》,缪灵珠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,第 175—176 页。

⑥ [英]菲利普·汤姆森:《论怪诞》,孙乃修译,昆仑出版社 1992 年版,第 14 页。

⑦ [德]沃尔夫冈·凯泽尔:《美人和野兽——文学艺术中的怪诞》,曾忠禄等译,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195 页。

⑧ [苏]奥夫相尼柯夫、拉祖姆内依主编:《简明美学辞典》,冯申译,知识出版社 1981 年版,第 184 页。

名字更古老。一部全面的怪诞史需要研究中国的、伊特拉斯坎的、阿兹台克的、古日耳曼的艺术,希腊(阿里斯托芬!)和其他民族的文学。”^①凯泽尔的判断是正确的,一部全面的怪诞史必然要研究中国的怪诞文学。不仅如此,还要研究中国的怪诞观念史。然而遗憾的是,对中国古代怪诞美学的研究,至今还不完备。

1978年,台湾文艺理论家姚一苇的《美的范畴论·论怪诞》介绍了西方绘画、雕塑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中的怪诞形象以及西方的主要怪诞观念。朱存明《中国的丑怪》(1996)研究了中国史前艺术中的丑怪、青铜时代的丑怪、《山海经》中的丑怪、中国神话中的怪诞精神、汉画像石中的怪异,对先秦丑怪美有精彩论述,但对汉代以后的丑怪未有涉及。国内研究怪诞美,用力最勤者当属刘法民,他先后出版了《怪诞——美的现代扩张》(2000)、《怪诞艺术美学》(2005)、《怪诞的本来面目》(2012)等著作,对怪诞美的特征、演变、效应、功能、价值等问题有系统探讨,但他主要从美学原理及西方美学的角度进行论述,对中国古代怪诞美较少涉及。有些美学概论、美学范畴研究著作,例如刘隆民的《美学基本范畴》(1994)、张法的《美学概论》(2009),均将“怪”列为了美学范畴。对于“怪”的二级范畴,学界亦有研究,例如葛路、克地《中国书画风格论的重要范畴》论及了书画领域的“奇怪”范畴;朱良志《八大山人绘画的“怪诞”问题》论述了绘画领域的“怪诞”范畴;朱刚《北宋“险怪”文风:古文运动的另一翼》探讨了文学领域的“险怪”范畴。

学界对“狂”的研究亦复不少。对狂狷人格的研究,以张节末的《狂与逸—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人格特征》(1995)、魏崇新的《卓立特行——狂狷人格》(2009)最为突出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狂狷,以叶舒宪的《阉割与狂狷》(1999)最为深刻。对狂者精神的研究,以刘梦溪的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》(2012)最为完备。将“狂”作为美学范畴进行研究,有相关硕士及博士论文,例如,陈丽丽的硕士论文《审美的异端:中国

^① [德]沃尔夫冈·凯泽尔:《美人和野兽——文学艺术中的怪诞》,曾忠禄等译,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,第201页。

古代文论“狂”范畴之浅探》(2005),童伟的博士论文《论“狂”——泰州学派与明清美学范畴研究》(2006)。

学界对“狂怪”也有一些研究。文论领域,陈书良认为郑板桥诗词的特点是狂怪,并认为狂怪就是倨傲、反俗,诡异奇特^①。朱良志论述了妙悟的两种类型,其中之一是狂怪之悟^②。书论领域,西中文指出,“狂怪”与“中和”具有相对性,“中和”依据的是一般人的欣赏习惯,而这种欣赏习惯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,汉魏书法崇尚稚拙厚重,王羲之的姿媚书风一出,也曾被人视为狂怪;因此艺术越发展,人们的审美心理越宽容^③。胡新元^④、单志泉^⑤论述了书法的狂怪美。刘松林^⑥、刘守安^⑦论述了明代书风狂怪的特点。画论领域,江宏论述了扬州八怪的狂怪画风^⑧。从研究现状来看,学界对狂怪的研究相对零散,不成系统,在对狂怪的深入研究上尚存在不足。已有的研究大都将狂怪作为审美现象来研究,而古人对狂怪或褒或贬之美学观念,则缺乏研究。

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对于狂、怪的认识互有异同,而“狂怪”则是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。就创作主体而言,他们的狂怪文艺创作或出于疯癫的疾病体验,或出于易代之际的内心痛楚及精神反抗,或出于文艺创新的焦虑,或者数者兼而有之。当他们的作品以狂怪风格面世时,不但展现出与传统中和雅正审美规范迥然不同的特点,折射出他们特有的精神诉求,而且与儒、道、佛诸家思想中尚狂尚怪的因素形成内在呼应。可以说,中国古代狂

① 陈书良:《郑板桥评传》,巴蜀书社1989年版,第174页。

② 朱良志:《大音希声——妙悟的审美考察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,第305页。

③ 西中文:《书海蠡测——西中文书法论文集》,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,第404页。

④ 胡新元:《浅谈书法艺术的“狂怪”与创新》,《艺术教育》2009年第6期。

⑤ 单志泉:《论书法创新中的“狂怪”美》,《盐城师范学院学报》2000年第4期。

⑥ 刘松林:《学书指要》,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,第224—225页。

⑦ 刘守安主编:《中国书法——汉字书写的艺术》,安徽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,第99—100页。

⑧ 江宏:《名作的中国绘画史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,第293—302页。

怪文艺是中国文艺之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人审美趣味及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。而中国古人对于狂怪的理论评价,不但对狂怪文艺的理论回应,其中透露出来的美学理念,更为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精神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家作家拉伯雷小说《巨人传》的解读,为他的“狂欢化”理论提供了例证;而他的“狂欢化”理论,反对权威,主张对话,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。中国古代狂怪文艺尤其是易代之际遗民的作品,诸如八大山人的绘画,展现的正是无言的抗争。当下“后现代”理论盛兴,解构主义思潮渐入人心,文化日趋多元,在霸权—反霸权、专制—民主、中心—边缘、异化—反异化等一系列对立命题得到充分的理论探讨和现实展开的语境下,我们对中国古代狂怪文艺自有一番“了解之同情”。而回归历史,探讨中国美学狂怪范畴的流变,从古人对狂怪文艺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之中,不仅可以解读出他们或保守或锐进的审美旨趣,为狂怪文艺的历史境遇作注脚;而且以此为跳板,可以解读出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思潮影响下的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特点。

本书从中国古代文论、画论、书论等领域综合研究“狂怪”,对狂怪的文化渊源、历史演变、审美内蕴及价值进行系统研究,以期推进中国美学狂怪范畴之研究。全书分为六章,第一章追溯“狂怪”的渊源,对宋代以前的“狂”观念、“怪”观念进行系统研究。第二章论述“狂怪”的简史,既探讨宋代以来“狂怪”范畴的生成语境及范畴简史,也梳理中国古代狂怪文艺的简史。第三章至第五章,分别研究中国古代文论、画论、书论对于“狂怪”或褒或贬的观念,以期展现中国美学狂怪范畴的历史演变。第六章研究狂怪美的内涵及价值,指出狂怪是冲突之美,极大地促进人们的想象力,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眼光。狂怪艺术所塑造的象征世界,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,也有指涉、批评现实的价值。

第一章 “狂怪”的渊源

第一节 先秦的“狂”“怪”观念

“狂怪”蕴含着“狂”与“怪”两方面的特征，而“狂”与“怪”在先秦即已出现，因而探讨“狂怪”的文化渊源，当上溯到先秦诸子，尤其是先秦儒、道两家的相关论述。

先说“狂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狂”：“獠犬也。……𢇛，古文从心。”又释“獠”为“狂犬也”^①。因此“狂”的本义是疯狗。“狂”又写作“𢇛”。“从犬的狂与从心的𢇛两字并存的现象似可说明，古代造字者对不同病因所导致的疯狂现象本有区分，只因狂字在使用中后来居上独霸天下，因而原先由𢇛所表示的精神异常也就转加在狂字之上了。”^②“狂”由疯狗演化出了多重含义，或指病态之狂，或指倨慢之狂，或指进取之狂。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：“心不能审得失之地，则谓之狂。”^③这是“狂”作为病态之狂而言。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曰狂，恒雨若”，孔颖达《正义》：“曰君行狂妄，则常雨顺之。……郑玄以‘狂’为倨慢，以对‘不敬’，故为慢也。”^④这是“狂”作为倨慢之狂而言。《论

① (汉)许慎撰，(宋)徐铉校定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800页。

② 叶舒宪：《中国文化中的疯狂》，《新东方》1999年第1期。

③ (清)王先慎：《韩非子集解》卷六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五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01页。

④ (汉)孔安国传，(唐)孔颖达疏：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二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21页。

语·子路》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。”^①这是“狂”作为进取之狂而言。

《尚书》所言之狂虽为倨慢之狂，但狂、圣可以转化，为狂由贬义转为褒义奠定了基础。《尚书·多方》：“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”孔安国传曰：“惟圣人无念于善，则为狂人；惟狂人能念于善，则为圣人。言桀纣非实狂愚，以不念善故灭亡。”^②他认为狂、圣可以相互转化，核心在于是否念善。孔颖达则认为狂、圣不可转化：“圣者，上智之名；狂者，下愚之称。孔子曰：‘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’是圣必不可为狂，狂必不能为圣，此事决矣。”^③宋代陈经《尚书详解》认为：“孔子之所言者，圣与狂之成也。其习既成，则不移矣。周公之所言者，圣狂之分也。圣狂之分，生于一念之顷。故圣而罔念，则遂趋于狂之路矣。狂而克念，则遂趋于圣之路矣。……孔子虽曰不移，实有可移之理。但恐下愚者自暴自弃，不肯移尔。若能移之，是惟狂之克念也。”^④此说较为通透。以上诸说均释圣为圣人，清代孙星衍在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中指出“心明曰圣”，他认为：“惟通明者无念，则慢倨矣；慢倨者能念，则通明矣。”^⑤唯其不在“圣即圣人”上打转，独辟蹊径，以“心明”释“圣”，故而狂、圣可以相互转化。

或许因为“狂”有向“圣”转化的可能性，所以孔子从正面肯定“狂者进取”。孔子对进取之“狂”的肯定，是在“中行”不可得的情况下，退而求其次之举，故而“狂”并不完美。孔子对“狂”有所规定，要求狂而直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忼忼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^⑥所谓狂直，

①（三国·魏）何晏注，（宋）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十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79页。

②（汉）孔安国传，（唐）孔颖达疏：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七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0页。

③（汉）孔安国传，（唐）孔颖达疏：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七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1页。

④（宋）陈经：《尚书详解》卷三十八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25页。

⑤（清）孙星衍撰，陈抗等点校：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64页。

⑥（三国·魏）何晏注，（宋）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八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5页。

即虽狂妄但直率敢言。孔子肯定狂直,否定狂荡,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古之狂也肆,今之狂也荡。”狂肆即狂直,何晏注:“包曰:肆,极意敢言也。”狂荡则是狂妄而无所据,何晏注:“孔曰:荡,无所据。”^①如果“狂而不直”,则徒具狂形,让人无法理解。孔子认为狂者可教,《论语·公冶长》记载孔子在陈国时说:“归与!归与!吾党之小子狂简,斐然成章,不知所以裁之。”何晏注:“孔曰:简,大也。孔子在陈,思归欲去,曰:‘吾党之小子,狂者进取于大道,妄穿凿以成文章,不知所以裁制,我当归以裁制之耳。’遂归。”^②孔子在鲁国的乡党弟子,虽狂妄志大,但加以引导,亦可由狂而趋圣。当然前提是狂者好学,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”^③狂而好学,则近于明,有趋圣的可能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记载万章向孟子请教关于孔子对“狂”的看法,万章问:“孔子在陈,何思鲁之狂士?”孟子答曰:“孔子岂不欲中道哉?不可必得,故思其次也”。万章又问:“何以谓之狂也?”孟子答曰:“其志嚶嚶然,曰:古之人,古之人。夷考其行,而不掩焉者也。”赵岐注:“嚶嚶,志大言大者也。重言古之人,欲慕之也。夷,平也。考察其行,不能掩覆其言,是其狂也。”^④因而孟子诠释孔子语境中的狂者是志大而狂,思慕古人,追求古道,但言过于行的人。这样的狂者,因其进取,追求大道,故而稍加引导,使其言行趋一,则近于圣矣。

孟子就是狂直的代表,他自称: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^⑤孟子身上体现的不是谦逊,而是狂直。他曾对齐宣王说:“君之视臣

① (三国·魏)何晏注,(宋)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十七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239页。

② (三国·魏)何晏注,(宋)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五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66页。

③ (三国·魏)何晏注,(宋)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十七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236页。

④ (汉)赵岐注,(宋)孙奭疏:《孟子注疏》卷十四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404—405页。

⑤ (汉)赵岐注,(宋)孙奭疏:《孟子注疏》卷四下《公孙丑下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125页。

如土芥，则臣之视君如寇仇。”^①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”^②这实是对孔子等级思想的突破。首先，孟子之狂，得益于战国时期思想界的自由风气。颜闾与孟子同一时代，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记载颜闾见齐宣王，也曾有“士贵耳，王者不贵”的说法。可见，战国时期，思想之自由。孟子的狂直言论，出现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下，在专制日益强化的后世，少有人敢及于此；就算敢言，亦大多没有好下场。例如明代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被视为“非圣无法”，被捕入狱，死于狱中。其次，孟子之狂，还在于他有浩然之气，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。无是，馁也。”^③因为内心有正气，故而孟子言无顾忌。《论语·季氏》载孔子之语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^④孟子却主张：“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”^⑤可见，孟子较孔子更为狂傲。

先秦道家亦有对“狂”的论述，综合其意，主要有三指：一为病态之狂，二为自由之狂，三为通于大道之狂。“狂”在《老子》第十二章中出现了一次，即：“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。”河上公注：“人精神好安静，驰骋呼吸，精神散亡，故发狂也。”^⑥此处狂近于病态之狂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以商丘大树为不材之木，“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”，王先谦注引李颐语：“狂如醒也，病酒曰醒。”^⑦所谓狂醒，即狂如病酒，近于病态之狂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

①（汉）赵岐注，（宋）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卷八上《离娄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16页。

②（汉）赵岐注，（宋）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卷十下《万章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91页。

③（汉）赵岐注，（宋）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卷三上《公孙丑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75页。

④（三国·魏）何晏注，（宋）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十六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28页。

⑤（汉）赵岐注，（宋）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卷十四下《尽心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02页。

⑥ 王卡点校：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45页。

⑦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一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28—29页。

载南荣越之语：“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”郭庆藩注引成玄英语：“风狂之人与不狂之者，形貌相似，而狂人失性，不能自得。”^①此处狂亦近于病态之狂。

《庄子》中“猖狂”凡三见，皆为褒义，指自由之狂。《庄子·在宥》记载鸿蒙之语：“浮游，不知所求；猖狂，不知所往。”王先谦注：“自得所求，自适所往。”^②此处猖狂，指随心所欲，自由奔放。《庄子·山木》记载市南宜僚以丰狐文豹“其皮为之灾”，劝谏鲁侯离开鲁国，从而“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”，王先谦注引成玄英语：“猖狂，无心；妄行，混迹也。”^③意谓随心所欲，任意而行，才能合于大道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记载老子的弟子庚桑楚之语：“百姓猖狂，不知所如往。”王先谦注引宣颖语：“如相忘于天地。”^④意谓百姓随心所欲，悠游自适。以上猖狂皆为自由之狂。

《庄子·山木》记载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，大公任纵论不死之道，劝孔子韬光养晦，“纯纯常常，乃比于狂”。所谓“纯纯常常”，王先谦注引宣颖语：“纯一其心，平常其行。”指纯朴平常，不加矜饰。所谓“乃比于狂”，王先谦注引成玄英语：“既不矜饰，更类于狂人。”^⑤此处狂乃拙朴之狂，是通于大道之狂。《庄子·知北游》记载神农的老师老龙吉死后，神农叹曰：“夫子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！”意谓老龙吉没有留下启发神农的至言就死了。王先谦注引成玄英语：“狂言犹至言也，非世人之所解，故名至言为狂也。”^⑥所谓狂言即至言，此处狂乃是通于大道之狂。

①（清）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39页。

②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三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66页。

③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五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23页。

④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六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46页。

⑤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五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25页。

⑥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六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42页。

先秦墨家对“狂”也有所肯定。《墨子·耕柱》称赞高石子不恋禄位而离开无道的卫君,对于因为离开而导致的狂名,墨子认为:“去之苟道,受狂何伤!古者周公旦非关叔,辞三公,东处于商盖,人皆谓之狂,后世称其德,扬其名,至今不息。”^①可见墨子对于“狂”并不反对,这与他早年“学儒者之业,受孔子之术”(《淮南子·要略》)有一定的关系。但先秦墨家在哲学上对狂的论述不多。

此外,先秦法家否定“狂”。《管子·四称》:“不修天道,不鉴四方,有家不治,辟若生狂。”唐尹知章注:“狂惑者失其性,不分善恶也。”^②《韩非子·解老》:“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”^③。

综合来看,先秦儒家主张进取之狂,认为狂、圣可以转化;先秦道家主张自由之狂及通于大道之狂。先秦墨家对“狂”偶有肯定,而先秦法家彻底否定狂。因此,可以说,先秦儒、道两家对“狂”的肯定,为“狂”进入文艺审美领域,奠定了哲学基础。

再说“怪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怪”为“异也”^④。王充《论衡·自纪篇》指出:“诡于众而突出曰怪。”^⑤马叙伦认为:“怪异之怪的本字即鬼。怪鬼音同见纽声同脂类假借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‘大傀异灾’,郑注:‘傀犹怪也。’是《周礼》以傀为鬼而义为怪。盖以鬼为奇异于人。故即以为奇怪字。或曰:傀即怪之本字亦通。怪之本义亡矣。”^⑥他认为“怪”的本字为“鬼”,因为鬼异于人,故“怪”的含义即是“异”。

① (清)孙诒让:《墨子间诂》卷十一,国学整理社编:《诸子集成》第四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61页。

② (清)戴望:《管子校正》卷十一,国学整理社编:《诸子集成》第五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183页。

③ (清)王先慎:《韩非子集解》卷六,国学整理社编:《诸子集成》第五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101页。

④ (汉)许慎撰,(宋)徐铉校定: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2013年版,第857页。

⑤ (汉)王充:《论衡》,国学整理社编:《诸子集成》第七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87页。

⑥ 马叙伦: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卷二十,李圃主编:《古文字诂林》第八册,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,第1017页。

先秦儒家不语“怪”，主要是因为“怪”无益于教化。“怪”在《论语》中只出现一次，即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^①。受孔子影响，《孟子》全书无一“怪”字。《荀子》一书，“怪”字十九见，多为贬义。例如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故君子道其常，而小人道其怪。”杨倞注：“道，语也；怪，谓非常之事。”^②以君子语常与小人语怪相对立，可见“怪”为贬义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批评惠施、邓析：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琦辞。”^③又指出行合礼仪，“如是而不服者，则可谓妖怪狡猾之人矣。虽则子弟之中，刑及之而宜。”杨倞注：“妖怪狡猾之人，虽在家人子弟之中，亦宜刑戮及之，况公法乎。”^④所谓“怪说”“妖怪”之“怪”皆为贬义。《荀子·正论》指出天子位高权重：“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，期臭味。”杨倞注：“珍怪，奇异之食也。”^⑤此处“珍怪”，并无贬义，但在《荀子》中是极个别的用例。综合来看，先秦儒家多将“怪”视为贬义，或不言之，或从贬义用之，故对“怪”的观念无甚发明。

先秦法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否定“怪”，例如《韩非子·说疑》批评“有务奉下，直曲怪言，伟服瑰称，以眩民耳目者”，这是“明君之所疑也，而圣主之所禁也”^⑥。先秦墨家从节用的角度，反对炫怪，例如《墨子·辞过》称赞圣王“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，不以为辟怪也”^⑦，《墨子·七患》批评桀、纣

①（三国·魏）何晏注，（宋）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七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92页。

②（清）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二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9页。

③（清）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三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59页。

④（清）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卷三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63页。

⑤（清）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卷十二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222页。

⑥（清）王先谦：《韩非子集解》卷六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五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13页。

⑦（清）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》卷一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8页。

“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、衣裘、奇怪”^①。

先秦哲学对于“怪”有正面阐发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。《老子》未言及“怪”，但《庄子》对“怪”颇多肯定。例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憭怪，道通为一。”成玄英疏：“恢，宽大之名；恠，奇变之称；憭，矫诈之心；怪，妖异之物。”^②庄子认为小草和大木、丑女与美女，一切宽大、奇变、矫诈、妖异的事物，在“道”上都相通为一，并没有本质差别。基于庄子的齐物思想，“怪”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”成玄英疏：“齐谐所著之书，多记怪异之事，庄子引以为证，明己所说不虚。”^③庄子喜引志怪作为自己所言的论据，可见“志怪”之“怪”在庄子眼中具有褒义。《庄子》中不乏丑怪者，诸如王骀、哀骀它、支离疏等人，或是断足，或是貌丑，或是驼背，却受到庄子的肯定。《庄子》中也不乏怪象，诸如“不知其几千里”的鲲、鹏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），以五十头犍牛为鱼饵钓得的大鱼（《庄子·外物》），供数千头牛遮阳的栢树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，伏尸数万的蜗角之战（《庄子·则阳》）。《庄子》中的怪人、怪象，均是庄子说理的手段。《庄子》一书多谬悠、荒唐、无端崖的言辞，是因为庄子认为天下污浊，不能用庄重的语言交谈，所以选择卮言、重言、寓言来阐述道理，从而形成了俶诡怪奇的风格。

综上可知，先秦儒家不语“怪”，先秦法家、墨家否定“怪”，只有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从哲学上肯定了“怪”的合理性，并且在著作中正面描写怪人、怪象，从而为“怪”进入文艺审美领域奠定了基础。

①（清）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》卷一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7页。

②（清）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一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4页。

③（清）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国学整理社编：《诸子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页。